

抱朴子內篇卷之五

疲八

至理



抱朴子曰微妙難識疑惑者衆吾聰明豈能過人哉
適偶有所偏解猶鶴知夜半燕知戍已而未必達於
他事也亦有以校驗知長生之可得仙人之無種耳
夫道之妙者不可盡書而其近者又不足藏本有說
昔庚桑胥胠文字疑子釐顏勤苦彌久及受大訣諒
有以也夫圓首含氣孰不樂生而畏死哉然榮華勢
利誘其意素顏玉膚惑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耳愛惡
利害攬其神功名聲譽束其體此皆不召而自來不
學而已成自非受命應仙窮理獨見識變通於常事

之外運清鑒於元漠之域寤身名之親踈悼過隙之
電速者豈能棄交修賒抑遺嗜好割目下之近欲修
難成之遠功哉夫有因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有
者無之官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於堤堤壞則水
不留矣方之於燭燭糜則火不居矣身刻本勞則神
散氣竭則命終根竭枝繁則青青去木矣氣疲欲勝
則精靈離身矣夫逝者無反期既朽無生理達道之
士良所悲矣輕璧重陰豈不有以哉故山林養性之
家遺俗得意之徒比崇高於贅疣方萬物乎蟬翼豈
苟爲大言而強薄世事哉誠其所見者了故棄之如
忘耳是以遐棲幽遁韜鱗掩藻過欲視之日遣損明

之色杜思音之耳遠亂聽之聲滌除元覽守雌抱一
專氣致柔鎮以恬素遣歡戚之邪情外得失之榮辱
割厚生之腊毒謚多言於樞機反聽而後所聞徹內
視而後見無朕養靈根於冥鈞除誘慕於接物削斥
淺務御以愉懌爲乎無爲以全天理爾乃吮吸寶華
浴神太清外除五曜內守九精堅玉鑰於命門結北
極於黃庭引三景於明堂飛元始以鍊形采靈液於
金梁長馭白而留青凝澄泉於丹田引沈珠於五城
瑤鼎俯爨藻禽仰鳴珮華擢穎天鹿吐瓊懷重規於
絳宮潛九光於洞冥雲蒼疑作倉鬱而連天長谷湛而
交經履躡乾兌招呼六丁坐臥紫房咀吸金英睚睨

秋芝朱華翠莖晶晶珍膏溶溢霄零治飢止渴百病
 不萌逍遙戊己燕和飲平拘魂制魄骨填體輕故能
 策風雲以騰虛並混輿而永生也然梁塵之疑盈尺
 非可求之疑脫漏刻山雷洞徹非可致之於造次也
 患於聞之者不信信之者不為為之者不終耳夫得
 之者甚希而隱不成者至多而顯世人不能知其隱
 者而但見其顯者故謂天下果無藏本有仙道也抱
 朴子曰防堅則水無漉棄之費脂多則火無寢曜之
 患龍泉以不割常利意林斤斧以日用速弊隱雪以
 違暖經夏藏冰以居深過暑單帛以慢鏡不灼凡卉
 以偏覆越冬泥壤易消者也而陶之為瓦則與二儀

齊其久焉柞樞

藏本

速朽者也而燔之為炭則可億

載而不敗焉轅豚以優畜

藏本

晚卒良馬以跲峻早

斃寒蟲以適已倍壽南林以處溫長茂接煞氣則彫

瘁於凝霜值陽和則鬱藹而條秀物類一也而榮枯

異功豈有秋收之常限冬藏之定例哉而人之受命

死生之期未若草木之於寒天也而延養之理補救

之方非徒溫煖之為淺益也久視之効何為不然而

世人守近習隘以仙道為虛誕謂黃老為妄言不亦

惜哉夫愚夫乃不肖信湯藥鍼艾況深於此者乎皆

曰俞跗扁鵲和緩倉公之流必能治病河不死又

曰富貴之家豈乏醫術而更不壽是命有自然也乃

責如此之人令信神仙是使牛緣木馬逐鳥也抱朴
子曰召魂小丹三使之丸及五英八石小小之藥或
立消堅冰或入水自浮能斷絕鬼神禳却虎豹破積
聚於腑臟追二豎於膏肓起瘳死於委尸返驚魂於
既逝夫此皆凡藥也猶能令已死者復生則彼上藥
也何爲不能令生者不死乎越人救號太子於既殞
胡巫活絕氣之蘇武淳于能解顛以理腦元化能剗
腹以澣胃文摯衍期以瘳危困仲景穿胸以納赤餅
此醫家之薄技猶能若是豈況神仙之道何所不爲
夫人所以死者損也老者當作也老也即下文所謂
六害之第二害藏本誤作
者非刻本無百病所害也毒惡所中也邪氣所傷也
此二字更非

風冷所犯也今道引行氣還精補腦食飲有度與居
有節將服藥物思神守一柱疑作枉天禁戒帶佩符印

傷生之徒一切遠之如此則通可以免此六害今醫

家通明腎氣之丸內補五絡之散骨填苟杞之煎黃

耆建中之湯將服之者皆致肥丁漆葉青葵當作葵
三國志

作黏凡弊之草樊阿服之得壽二百歲而耳目聰明猶

能持鍼以治病此近代之實事良史所記注者也又

云有吳普者從華陀受五禽之戲以代導引猶得百

餘歲此皆藥術之至淺尚能如此況於用其妙者耶

今語俗人云理中四順可以救霍亂款冬紫苑可以

治欬逆葎蘆貫衆之熬九蟲當歸芍藥之止絞痛秦

膠獨活之除八風菖蒲乾薑之止疑去痺濕菟絲莖

蓉之補虛乏甘遂葶歷之逐痰癖括樓黃連之愈消

渴薺芫甘草之解百毒蘆如益熱未詳之護衆創麻黃

大青之主傷寒俗人猶謂不然也寧煞生請福分著

問崇不冒信良醫之攻藏本有病反用巫史之紛若疾字

況乎告之以金丹可以度世芝英可以延年哉昔留

侯張良吐出竒策一代無有智慮所及非淺近人也

而猶謂不死可得者也其聰明智用非皆不逮世人

而曰吾將棄人間之事以從赤松游耳遂修道引絕

穀一年規輕舉之道坐吕后逼蹴從求安太子之計

良不得已為畫致四皓之策果如其言吕后德之而

逼令強食之故令其道不成耳按孔安國祕記云良

得黃石公不死之法不但兵法而已又云良本師四

皓角里先生綺里季之徒皆仙人也良悉從受其神

方雖為吕后所強飲食尋復修行仙道密自度世但

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如孔安國之言則良為得仙

也又漢丞相張蒼偶得小術吮婦人乳汁得一百八

十歲此蓋道之薄者而蒼為之猶得中壽之三倍况

於備術行諸祕妙何為不得長生乎此事見於漢書

非空言也抱朴子曰服藥雖為長生之本若能兼行

氣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藥但行氣而盡其理者亦

得數百歲然又宜知房中之術所以爾者不知陰陽

之術屢爲勞損則行氣難得力也夫人在氣中氣在
人中自天地至於萬物無不須氣以生者也善行氣
者內以養身外以却惡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吳越
有禁呪之法甚有明驗藏本作獻多炁疑句有知之者
可以入大疫之中與病人同床而已不染又以羣從
行數十人皆使無所畏此是炁可以禳天災也或有
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瓦石擲人以火燒人屋舍或
形見往來或但聞其聲音言語而善禁者以炁禁之
皆即絕此是炁可以禁鬼神也入山林多溪毒蝮蛇
之地凡人暫經過無不中傷而善禁者以炁禁之能
辟方數十里上伴侶皆使無爲害者又能禁虎豹及

蛇蜂皆悉令伏不能起以炁禁金瘡血即登止又能
續骨連筋以炁禁白刃則可蹈之不傷刺之不入若
人爲蛇虺所中以炁禁之則立愈近世左慈趙明等
以炁禁水水爲之逆流一二丈又於茅屋上然火煮
食食之而茅屋不焦又以大釘釘柱入七八寸以炁
吹之釘即涌射而出又以炁禁沸湯以百許錢投中
令一人手探攙取錢而手不灼爛又藏本作禁水著
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里中炊者盡不得蒸
熟又禁犬令不得吠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
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
還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智有才思乃曰吾聞金有

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能禁吾兵者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棒選異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梃彼山賊恃其善禁者了不能一本備於是官軍以白棒擊之大破彼賊禁者果不復行所打煞者乃有萬計夫炁出於形用之其効至此何疑不可絕穀治病延年養性乎仲長公理者才達之士也著昌言亦論行炁可以不飢不病云吾始者未之信也至於爲之者盡乃然矣養性之方若此至約而吾未之能也豈不以心馳於世務思銳於人事哉他人之不能者又必與吾同此疾也昔有明師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學

之不捷而師死燕君怒其使者將加誅焉諫者曰夫

所憂者莫過乎死所重者莫急乎生彼自喪其生亦

安能令吾君不死也君乃不誅其諫辭則此爲良說

矣疑句有脫誤刻本此下添然亦非至當之論七字非使彼有不死之方若吾

所聞行炁之法則彼說師疑衍說師二字之死者未必不知

道也直不能棄世事而爲之故雖知之而無益耳非

無不死之法者也又云河南密縣有卜成者學道經

久乃與家人辭去其始步稍高遂入雲中不復見此

所謂舉形輕飛白日昇天仙之上者也陳元方韓元

長皆潁川之高士也與密相近二君所以信天下之

有仙者蓋各以其父祖及見卜成者成仙昇天故耳

此則又有仙之一證也按上當作上後漢書方術傳云上成公廣韻以為上成獲
姓疑者是公
字之誤耳

抱朴子內篇卷之五



抱朴子內篇卷之六

微言

抱朴子曰余聞歸同契合者則不言而信著途殊別
務者雖忠告而見疑夫尋常咫尺之近理人間取舍
之細事沈浮過於金羽卑白分於粉墨而抱惑之士
猶多不辨焉豈況說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
言大而笑之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夫明之所及雖元
陰幽夜之地豪釐芒髮之物不以爲難見藏本作焉苟所
不逮者雖日月麗天之灼灼高岱于雲之峻峭猶不
能察焉黃老元聖深識獨見開祕文於名山受仙經
於神人蹶埃塵以遺累凌大遐以高躋金石不能與

之齊堅龜鶴不足與之等壽念有志於將來愍信者
之無文垂以方法炳然著明小修則小得大爲則大
驗然而淺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荼蓼而不識粘蜜
酣於醜酪而不賞醇醪知好生而不知有養生之道
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飲食過度之畜疾病
而不能節肥甘於其口也知極情恣欲之致枯損而
不知割懷於所欲也余雖言神仙之可得安能令其
信乎或人難曰子體無參午達理奇毛通骨年非安
期彭祖多歷之壽目不接見神仙耳不獨聞異說何
以知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若覺元妙於心得
運逸鑒於獨見所未敢許也夫衣無蔽膚之具資無

謀夕之儲而高談陶朱之術自同猗頓之策取譏論

者其理必也抱痼疾而言精和鵠之技屢奔北而稱

究孫吳之筭人不信者以無效也余答曰夫寸鮪意

引作蝟按蝟蝟皆非也當作蝟汎迹濫二字誤倒意

蝟者井中小蟲也見爾雅郭注林引作濫跡

爲是跡水又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屨

見後明本篇宛轉果核之內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雖告之以

無涯之浩汗語之以宇宙之恢闊以爲空言必不肖

信也若令吾眼有方瞳耳長出頂亦將控飛龍而駕

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子又將安得而詰我設令見

我又將呼爲天神地祇異類之人豈謂我爲學之所

致哉姑

藏本

作始聊以先覺挽引同志豈強令吾子之徒

皆信之哉若令家戶有仙人屬目比肩吾子雖蔽亦
將不疑但彼人之道成則蹈青霄而遊紫極自非通
靈莫之見聞吾子必爲無耳世人信其臆斷仗其短
見自謂所度事無差錯習乎所致怪乎所希提耳指
掌終於不悟其來尚矣豈獨今哉或曰屢承嘉談足
以不疑於有仙矣但更自嫌於不能爲耳敢問更有
要道可得單行者否抱朴子曰凡學道當階淺以涉
深由難以及易志誠堅果無所不濟疑則無功非一
事也夫根芟不洞地而求柯條干雲淵源不泓竊而
求湯流萬里者未之有也是故二字刻非積善陰德
不足以感神明非誠心款契不足以結師友非功勞

不足以論大試又未遇明師

藏本無此二字

而求要道未可

得也九丹金液最是仙主然事大費重不可卒辦也
寶精愛炁最其急也并將服小藥以延年命學近術
以辟邪惡乃可漸階精微矣或曰方術繁多誠難精
備除置金丹其餘可修何者爲善抱朴子曰若未得
其至要之大者則其小者不可不廣知也蓋藉衆術
之共成長生也大而論之猶世主之藏本無此字治國焉
文武禮律無一不可也小而論之猶工匠之爲車馬
轆輞軸轄莫或應虧也所爲術者內修形神使延年
愈疾外攘邪惡使禍害不干比之琴瑟不可以子絃
求五音也方之甲冑不可以一札待鋒刃也何者五

音合用不可闕而鋒刃所集不可少也凡養生者欲
令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偏修一事不足必賴也
又患好生之徒各仗其所長知元素之術者則曰唯
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行氣
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則曰唯導引可以難老
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藥餌可以無窮矣學道之
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淺見之家偶知一事便
言已足而不識真者雖得善方猶更求無已以消工
棄日而所施用意無一定此皆兩有所失者也或本
性戇鈍所知殊尚淺近便強入名山履冒毒螫屢被
中傷恥復求還或爲虎狼所食或爲魍魎所殺或餓

而無絕穀之方寒而無自溫之法死於崖谷不亦愚
哉夫務學不如擇師師所聞素狹又不盡情以教之
因告云爲道不在多也夫爲道不在多自爲已有金
丹至要可不用餘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寧可虛待
不必之大事而不修交益之小術乎譬猶作家云不
事用他物者蓋謂有金銀珠玉在乎掌握懷抱之中
足以供累世之費者耳苟其無此何可不廣播百穀
多儲果蔬乎刻本作蔬是以斷穀辟兵厭劾鬼魅禁
禦百毒治救衆疾入山則使猛獸不犯涉水則令蛟
龍不害經瘟疫則不畏遇急難則隱形此皆小事而
不可不知況過此者何可不聞乎或曰敢問欲修長

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禁忌之至急在不傷不損而已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筭筭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筭盡則人死諸應奪筭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為物雖無形而實魂藏本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享人祭醑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為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筭筭者三日也原注或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邈遠鬼神難明趙簡子秦穆公藏本作皆親

受金策於上帝有土地之明徵山川草木井竈沔池

猶皆有精氣及人身中疑此下有脫文况天地為物之至大

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

而網疎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覽諸道戒無不云欲

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

昆蟲樂人之吉愍人之苦矜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

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

之失不自貴不自譽不嫉妬勝己不佞諂陰賊如此

乃為有德受福於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若乃憎

善好殺口是心非背向異辭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

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

公為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入之寶害人之身取
 人之位侵克賢者誅戮降伏誘訕仙聖傷殘道士彈
 射飛鳥剝胎破卵春夏燎獵罵詈神靈教人為惡蔽
 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壞人住事奪人所愛離
 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
 術害人迫脅尪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富不
 公不平淫佚傾邪凌孤暴寡拾藏本遺取施欺給誑
 詐好說人私持人短長牽天援地說詛求直假借不
 還換貨不償求欲無已憎拒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
 師笑人作善敗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用以不清
 潔飲飼他人輕秤小斗狹幅短度以偽雜真採取姦

利誘人取物越井跨竈晦歌朝哭凡有一事輒是一
 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筭紀筭盡則死但有惡心而
 無惡迹者奪筭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藏本無奪
 有脫紀二字疑若筭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也諸橫奪
 人財物者或計其妻子家口以當填之以致死喪但
 不即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煞其家人者久久終遭
 水火劫盜及遺失器物藏本件及行或遇縣官疾病
 自營醫藥烹牲祭祀所用之費要當令足以盡其所
 取之直也故道家言枉煞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殺
 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恨譬若以漏脯救飢鳩酒解
 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矣其有曾行諸惡事後自

改悔者若曾枉煞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
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困以解之若以罪加
人則當思薦達賢人以解之皆一倍於所為則可便
受吉利轉禍為福之道也能盡不犯之則必延年益
壽學道速成也夫天高而聽卑物無不鑒行善不息
必得吉報羊公積德布施誦乎皓首乃受天墜之金
蔡順至孝感神應之郭巨煞子為親而獲鐵券之重
賜然善事難為惡事易作而愚人復以項託伯牛輩
謂天地之不能辨臧否而不知彼有外名者未必有
內行有陽譽者不能解陰罪若以薺麥之生死而疑
陰陽之大氣亦不足以致遠也蓋上士所以密勿而

僅免凡庸所以不得其欲矣或曰道德未成又未得
絕迹名山而世不同古盜賊甚多將何以却朝夕之
患防無妄之災乎抱朴子曰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
以和百葉薰草以泥門戶方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
取市南門土及歲破土月建土合和為人以著朱鳥
地亦壓盜也有急則入生地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
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
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房有生地或曰一房
有生地不亦偪乎抱朴子曰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
軾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藏木有亦有死地四字况一房乎
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二山不審此山為何所在

願垂告悟以祛其惑抱朴子曰有之非華霍也非嵩

岱也夫太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沈不浮絕

險絲邈罪嵬御覽七百二十一引作崔巍崎嶇和氣網緼神意並游

玉井泓邃灌漑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由離坎列位

元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實皆殊御覽引作實如珠金玉嵯峨

醴泉出隅還年之主挹其清流子能修之喬松可倚

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元氣御覽引作靈飄飄玉

液霏霏金池紫房在乎其隈愚人妄往至皆死歸有

道之士登之不衰採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

古賢之所秘子精思之或曰願聞真人守身鍊形之

術抱朴子曰深哉問也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

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

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

白之氣至微密昇於幽闕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匹

立之命門形不卒濶乎妙矣難致詰此先師之口訣

知之者不畏萬鬼五兵也或曰聞房中之事能盡其

道者可單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災解罪轉禍為福居

官高遷商賈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書妖妄過

差之言由於好事增加潤色至今失實或亦姦偽造

作虛妄以欺誑世人隱滅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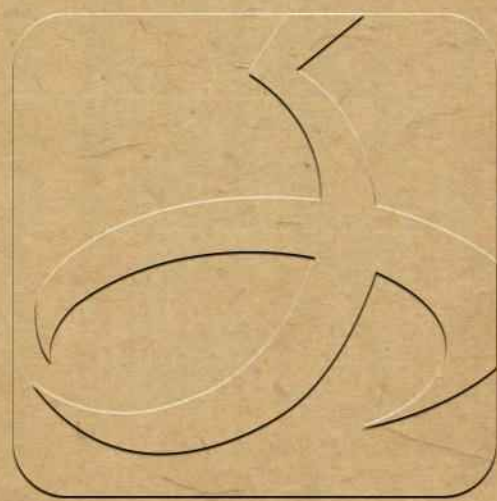
以規世利耳夫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

虛耗而已其理自有極安能致神仙而却禍致福乎

人不可以陰陽不交坐致疾患若欲縱情恣欲不能
 節宣則伐年命善其術者則能却走馬以補腦還陰
 丹以朱腸采玉液於金池引藏本三五於華梁令人
 老有美色終其所稟之天年而俗人間黃帝以千二
 百女昇天便謂黃帝單以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
 於荆山之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黃
 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單行之所由也凡服藥
 千種三牲之養而不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也是以
 古人恐人輕恣情性故美為之說亦不可盡信也元
 素論之水火水火煞人而又生人在於能用與不能
 耳大都知舊脫知字
今校補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

其道而用之一兩人足以速死耳彭祖之法最其要
 者其他經多煩勞難行而其為益不必如其書人少
 有能為之者口訣亦有數千言耳不知之者雖服百
 藥猶不能得長生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六



抱朴子內篇卷之七

守一

塞難

或曰皇穹至神賦命宜均何為使喬松凡人受不死之壽而周孔大聖無久視之祚哉抱朴子曰命之脩短實由所值受氣結胎各有星宿天道無為任物自然無親無疎無彼無此也命屬生星則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屬死星則其人亦不信仙道不信仙道藏本無此四字則亦不自修其事也所樂善否判於所稟移易子奪非天所能譬猶金石之消於爐冶瓦器之甄於陶竈雖由之以成形而銅鐵之利鈍齏噐之邪正適遇所遭非復爐竈之事也或人

難曰良工所作皆由其手天之神明何所不爲而云
人生各有所值非彼昊蒼所能匠成愚甚惑焉未之
敢許也抱朴子荅曰渾茫剖判清濁以陳或昇而動
或降而靜彼天地猶不知所以然也萬物感氣並亦
自然與彼天地各爲一物但成有先後體有巨細耳
有天地之大故覺萬物之小有藏本無此字萬物之小故
覺天地之大且夫腹背雖包圍五臟而五臟非腹背
之所作也肌膚雖纏裹血氣而血氣非肌膚之所造
也天地雖含囊萬物而萬物非天地之所爲也譬猶
草木之因山林以萌秀而山林非有事焉魚鼈之藏本無此字託水澤以產育而水澤非有爲焉俗人見天地

之大也以萬物之小也因曰天地爲萬物之父母萬

物爲天地之子孫夫蚕生於我豈我之所作故蚕非

我不生而我非蚕之父母蚕非我之子孫蠨蠸之育

於醯醕芝朮按朮當作朮即禮記芝朮也廣韻之產朮木耳別名可證朮即朮字矣

於木石蛭蠃之滋於汚淤翠蘿之秀於松枝非彼四

物所創匠也萬物盈乎天地之間豈有異乎斯哉天

有日月寒暑人有瞻視呼吸以遠況近以此推彼人

不能自知其體老少痛痒之何故則彼天亦不能自

知其體盈縮災祥之所以人不能使耳目常聰明榮

衛不輟閱則天亦不能使日月不薄蝕四時不失序

由茲論之大壽之事果不在天地仙與不仙決非疑作

在 所值也夫生我者父也娠我者母也猶不能令我
形器必中適姿容必妖按妖當作姣麗性理必平和智慧
必高遠多致我氣力延我年命而或矧陋疴弱或且
黑且醜或聾盲頑喎或枝離劬蹇所得非所欲也所
欲非所得也況乎天地遠闊者哉父母猶復其遠者
也我自有身不能使之永壯而不老常健而不疾喜
怒不失宜謀慮無悔吝故授藏木作受氣流形者父母也
受而有之者我身也其餘則莫有親密乎此者也莫
有制御乎此者也二者已不能有損益於我矣天地
亦安得與知之乎必若人物皆天地所作則宜皆好
而無惡悉成而敗敗衆生無不遂之類而頃按頃當作頃

楊無春彫之悲矣子以天不能使孔孟有度世之祚
益知所稟之有自然非天地所剖分也聖之為德德
之至也天若能以至德與之而使之所知不全按當作所
合如不功業不建位不霸王壽不盈百此非天有為之
驗也聖人之死非天所殺則聖人之生非天所擬也
賢不必壽愚不必夭善無近福惡無近禍生無定年
死無常分盛德哲人秀而不實寶公庸夫年幾二百
伯牛廢疾子夏喪明盜跖窮凶而白首莊躄極惡而
黃髮天之無為於此明矣或曰仲尼稱自古皆有死
老子曰神仙之可學夫聖人之言信而有徵道家所
說誕而難用抱朴子曰仲尼儒者之聖也老子得道

之聖也儒教近而易見故宗之者衆焉道意遠而難
識故達之者寡焉道者萬殊之源也儒者大溥之流
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來儒教也談者咸知刻本
有上高世之敦朴而薄季俗之澆散何獨重仲尼而
輕老氏乎是玩華藻於木末而不識所生之有本也
何異乎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荆山不知淵
潭者明珠之所自出荆山者和璧之所由生也且夫
養性者道之餘也禮樂藏本作澄藥唯樓觀本者儒
作禮樂今據之改正之末也所以貴儒者以其移風易俗不唯揖讓與盤
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獨養生之一
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後則仲尼未可專信而老氏未

可孤用仲尼既敬問伯陽願比老彭又自以知魚鳥
而不識龍喻老氏於龍蓋其心服之辭非空言也與
顏回所言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鑽之彌堅仰之彌高
無以異也或曰仲尼親見老氏而不從學道何也抱
朴子曰以氏觀之益明所稟有自然之命所尚有不
易之性也仲尼知老氏元妙貴異而不能挹酌清虛
本源大宗出乎無形之外入乎至道之內其所諮受
止於民間之事而已安能請求仙法耶忖其用心汲
汲專於教化不存乎方術也仲尼雖聖於世事而非
能沈靜元默自藏本無此字守無爲者也故老子戒之曰
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

態色與淫志是無益於子之身此足以知仲尼不免于俗情非學仙之人也夫栖栖藏本作遑遑務在匡時仰悲鳳鳴俯歎匏瓜法之恐不售忼慨思執鞭亦何有捨經世之功業而修養生之迂闊哉或曰儒道之業孰為難易抱朴子答曰儒者易中之難也道者難中之易也夫棄交遊委妻子謝榮名損利祿按利祿當作祿仕與上文子干割粲爛於其目抑鏗鏘於其耳文耳已喜恥為韻恬愉靜退獨善守己謗來不戚譽至不喜觀貴不欲居賤不恥此道家之難也出無慶弔之望入無瞻視之責不勞神於七經不運思於律歷意不為推步之苦心不為藝文之役眾煩既損和氣自益無為無慮

不怵不惕此道家之易也所謂難中之易矣夫儒者

所修皆憲章成事出處有則語默隨時師則循藏本無此

字比屋而可求藏本作封書則因解注以釋疑此儒者之

易也鉤深致遠錯綜典墳該河洛之籍籍博百氏之

云云德行積於衡巷忠忠舊誤作志今校正貞盡於事君仰馳

神於垂象俯運思於風雲一事不知則所為不通片

言不正則褒貶不分舉趾為世人之所則動履為天

下之藏本無此字所傳此儒家之難也所謂易中之難矣

篤論二者儒業多難道家約易吾以患其難矣將舍

而從其易焉世之譏吾者則比肩皆是也可與得意

者則未見其人也若同志之人必存乎將來則吾亦

未謂之爲希矣或曰余閱見知名之高人洽聞之碩
儒果以窮理盡性研覈有無者多矣未有言年之可
延仙之可得者也先生明不能並日月思不能出萬
夫而據長生之道未之敢信也抱朴子曰吾庸夫近
才見淺聞寡豈敢自許以拔羣獨識皆勝世人乎顧
曾以顯而求諸乎隱以易而得之乎難校其小驗則
知其大效觀其已然則明其未試耳且夫世之不信
天地之有仙者又未有規也率有經俗之才當塗之
伎涉覽篇籍助教之書以料人理之近易辨凡猥之
所惑則謂衆之所疑我能獨藏本作獨能斷之機兆之未
朕我能先覺之是我與萬物之情無不盡矣幽翳冥

昧無不得也我謂無仙仙必無矣自來如此其堅固
也吾每見俗儒碌碌守株之不信至事者皆病於頗
有聰明而偏枯拘繫以小黠自累不肖當作謂爲純在
乎極暗而了不別菽麥者也夫以管窺之狹見而孤
塞其聰明之所不及是何異以一尋之縵汲百仞之
深不覺所用之短而云井之無水也俗有聞猛風烈
火之聲而謂天之冬雷見遊雲西行而謂月之東馳
人或告之而終不悟信此信己之多者也夫聽聲者
莫不信我之耳焉視形者莫不信我之目焉而或者
所聞見言是而非然則我之耳目果不足信也況乎
心之所度無形無聲其難察尤甚於視聽而以己心

之所得必固世間至遠之事謂神仙為虛言不亦蔽哉抱朴子曰妍媸藏本有定矣而憎愛異情故兩目不相為視焉雅鄭有素矣而好惡不同故兩耳不相為聽焉真偽有質矣而趨舍舛忤故兩心不相為謀焉以醜為美者有矣以濁為清者有矣以失為得者有矣此三者乖殊炳然可知如此其易也而彼此終不可得而一焉又況乎神仙之事事之妙者而欲令人皆信之未有可得之理也凡人悉使之知又何貴乎達者哉若待俗人之息妄言則俟河之清未為久也吾所以不能默者冀夫可上可下者可引致耳其不移者古人已未如之何矣抱朴子曰至理之未易

明神仙之不見信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太上自然知之其次告而後悟若夫聞而大笑者則悠悠皆是矣吾之論此也將有多敗之悔失言之咎原注咎一作吝乎夫物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蓋盛陽不能榮枯朽之木神明不能變沈溺之性子貢不能悅祿按祿當作錄事見呂氏春秋必已淮南子人開訓前論仙篇云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用錄字義正司馬之野人古公不能釋欲地之戎狄實理有所不通善言有所不行章甫不售於蠻越亦為不用於跣夷何可強哉夫見玉而指之藏本無此字曰石非玉之不真也待和氏而後識焉見龍而命之曰蛇非龍之不神也須蔡墨而後辨焉所以貴道者以其加之不可益而損之不可減

也所以貴德者以其聞毀而不慘見譽而不悅也彼
誠以天下之必無仙而我獨以實有而與之諍諍之
彌久而彼執之彌固是虛長此紛紜而無救於不解
果當從連環之義乎

抱朴子內篇卷之七

抱朴子內篇卷之八

釋滯

或問曰人道多端求仙至難非有廢也則事不兼濟
藝文之業憂樂之務君臣之道胡可替乎抱朴子答
曰要道不煩所為鮮耳但患志之不立信之不篤何
憂於人理之廢乎長才者兼而修之何難之有內寶
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修治國而國
太平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且止
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自持才力
不能並成則棄置藏本人作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
昔黃帝荷四海之任不妨鼎湖之舉彭祖為大夫八

百年然後西適流沙伯陽為柱史甯封為陶正方回
為閻士呂望為太師伏生仕於殷馬丹官於晉范公
霸越而泛海琴高執芻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鞭莊
公藏器於小吏舊本作史今校正古人多得道而匡世修之
於朝隱蓋有餘力故也藏本無此字何必修於山林藏本無此
二盡廢生民之事然後乃成乎亦有心安靜默性惡
誼譁以縱逸為歡以榮任為戚者帶索藍縷茹草操
耜玩其三樂守常待終不營苟生不憚速死辭千金
之聘忽卿相之貴者無所修為猶常如此况又加之
以知神仙之道其亦必不冑役身於世矣各從其志
不可一概而言也抱朴子曰世之謂一言之善貴於

千金然蓋亦軍國之得失行己之臧否耳至於告人
以長生之訣授之以不死之方非特若彼常人之善
言也則奚徒千金而已乎設使有困病垂死而有能
救之得愈者莫不謂之為宏恩重施矣今若按仙經
飛九丹水金玉則天下皆可令不死其惠非但活一
人之功也黃老之德固無量矣而莫之克識謂為妄
誕之言可歎者也抱朴子曰欲求神仙唯當得其至
要至要者在於寶精行炁服一大藥便足亦不用多
也然此三事復有淺深不值明師不經勤苦亦不可
倉卒而盡知也雖云行炁而行炁有數法焉雖曰房
中而房中之術近有百餘事焉雖言服藥而服藥之

方略有千條焉初以授人皆從淺始有志不怠勤勞
可知方乃告其要耳故行炁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
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瘡血或可以居水
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飢渴或可以延年命其
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吸如在
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炁鼻中引炁而閉之陰
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吐之藏本無吐之當重有
此字二字
及引之皆不欲令已藏本耳聞其炁出入之聲常令
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為
候也漸習轉增其心數久久可以至于至千則老者
更少日還一日矣夫行炁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炁

之時也故曰仙人服六炁此之謂也一日一夜有十
二時其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為生炁從日中至夜
半六時為死炁死炁之時行炁無益也善用炁者嘘
水水為之逆流數步嘘火火為之滅嘘虎狼虎狼伏
而不得動起嘘蛇虺蛇虺蟠而不能去若他人為兵
刃所傷嘘之血即止聞有為毒蟲所中雖不見其人
遙為嘘祝我之手男嘘我左女嘘我右而彼人雖在
百里之外即時皆愈矣又中惡急疾但吞三九之炁
亦登時差也但人性多躁少能安靜以修其道耳又
行炁大要不欲多食及食生菜肥鮮之物令人炁強
難閉又禁恚怒多恚怒則炁亂既不得溢或令人發

致故虧有能爲者也予從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者正以能閉炁胎息故耳房中之法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衆病或以采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於還精補腦之一事耳此法乃真人口口相傳本不書也雖服名藥而復不知此要亦不得長生也人復不可都絕陰陽當重有二字不交則坐致壅閉之病故幽閉怨曠多病而不壽也任情肆意又損年命唯有得其節宣之和可以不損若不得口訣之術萬無一人爲之而不以此自傷煞者也元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屬蓋載其麓事終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者也志求不死

者以勤行求之余承師鄭君之言故記以示將來之信道者非臆斷之談也余實復未盡其訣矣一塗之道士或欲專守交接之術以規神仙而不作金丹之大藥此愚之甚矣抱朴子曰道書之出於黃老者蓋少許耳多後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見而滋長遂令篇卷至於山積古人質朴又多無才其所論物理既不周悉其所證按又不著明皆闕所要而難解解之又深遠不足以演暢微言開示憤悱勸進有志教戒始學令知元妙之途徑禍福之源流也徒誦之萬遍殊無可得也雖欲博涉然宜詳擇其善者而後留意至於不要之道書不足尋繹也未學者或不別

作者之淺深其於名爲道家之言便寫取累箱盈筐
盡心思索其中是探燕巢而求鳳卵搜井底而捕鱔
按鱔當作鱓假借爲鱣鮪之鱣顏氏家訓書證論後
漢書三鱓尚書大傳或爲鱣鱣鮪也其用字正
同傳寫者誤認爲此鱓之鱣而改之以俗鱔字失之遠矣
魚雖加至勤非其所有
也不得必可施用無故消棄日月空在疲困之勞了
無錙銖之益也進失當世之務退無長生之効則莫
不指點之曰彼修道如此之勤而不得度世是天下
果無不死之法也而不知彼之求仙猶臨河羨魚而
無網罟非河中之無魚也又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
泛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肖首尾全舉其事有可承接
者也但暗誦此經而不得要道直爲徒勞耳又況不

及者乎至於文子莊子關令尹喜之徒其屬文筆
作華雖祖述黃老憲章元虛但演其大旨永無至言或
復齊死生謂無異以存活爲徭役以殞歿爲休息其
去神仙已千億里矣豈足耽玩哉其寓言譬喻猶有
可采以供給碎用充御卒乏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
無行之弊子得以老莊爲窟藪不亦惜乎或曰聖明
御世唯賢是寶而學仙之士不肖進宦人皆修道誰
復佐政事哉抱朴子曰背聖主而山栖者巢許所以
稱高也遭有道而遁世者軒伯所以爲貴也軒轅之
臨天下可謂至理也而廣成不與焉唐堯之有四海
可謂太平也而偃佺不佐焉而德化不以之損也才

子不以之乏也天乙革命而務光負石以投河姬武
 剪商而夷齊不食於西山齊桓之興而少稷高枕於
 陋巷魏文之隆而干木散髮於西河藏本作王四老鳳
 戢於商洛而不妨大漢之多士也周黨麟跼於林藪
 而無損孝文富有之刑厝也夫寵貴不能動其心極
 富不能移其好濯纓滄浪不降不辱以芳林為臺榭
 峻岫為大厦翠蘭為網牀綠葉為幃幙被褐代袞衣
 薇藿當嘉饌非躬耕不以充飢非妻織不以蔽身干
 載之中時或有之況又加以委六親於邦族捐室
 家而不顧背榮華如棄跡絕可欲於智心凌嵩峻以
 獨往侶影響於名山內視於無形之域反聽乎至寂

之中八極之內將遽幾人而吾子乃恐君之無臣不
 亦多憂乎或曰學仙之士獨潔其身而忘大倫之亂
 背世主而有不臣之慢余恐長生無成功而罪罟將
 見及也抱朴子荅曰夫北人石戶善卷子州皆大才
 也而沈遁放逸養其浩然昇降疑作不為之虧大化
 不為之缺也況學仙之士未必有經國之才立朝之
 用得之不加塵露之益棄之不覺毫釐之損者乎方
 今九有同宅而幽荒來仕元凱委積無所用之士有
 待次之滯官無暫曠之職勤久者有遲敘之歎勳高
 者有循資藏本作待漏之屈濟濟之盛莫此之美一介之
 徒非所乏也昔子晉舍視膳之役棄儲貳之重而靈

王不責之以不孝尹生委衿帶之職違式過之任而
 有周不罪之以不忠何者彼誠亮其非輕世薄主直
 以所好者異匹夫之志有不可移故也夫有道之主
 含垢善恕知人心之不可同出處之各有性不逼不
 禁以崇光大上無嫌恨之偏心下有得意之至歡故
 能暉聲並揚於罔極貪夫聞風而忸怩也吾聞景風
 起則裘鑪息世道夷則奇士退今藏本作會喪亂既平休
 牛放馬烽燧滅影干戈載戢繁弱既韜盧鵠將烹子
 房出元帷而反閭巷信越釋甲冑而修魚釣況乎學
 仙之士萬未有一國家吝此以何為哉然其事在於
 少思寡欲其業在於全身久壽非爭競之醜無傷俗

之負亦何罪乎且華霍之極大滄海之混濊其高不
 俟翔埃之來其深不抑行潦之注撮壤土不足以減
 其峻挹藏本作并勺水不足以削其廣一世不過有數仙
 人何能有損人物之鞅掌乎或曰果其仙道可求得
 者五經何以不載周孔何以不言聖人何以不度世
 上智何以不長存若周孔不知則不可為聖若知而
 不學則是無仙道也抱朴子答曰人生星宿各有所
 值既詳之於別篇矣子可謂戴盆以仰望不睹七曜
 之炳粲暫引領於大川不知重淵之奇怪也夫五經
 所不載者無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少矣特為吾子
 略說其萬一焉雖大笑不可止局情難卒開藏本作聞且

令子聞其較略焉夫天地為物之大者也九聖共成
易經足以彌綸陰陽不可復加也今問善易者周天
之度數四海之廣狹宇宙之相去凡為幾里上何所
極下何所據及其轉動誰所推引日月遲疾九道所
乘藏本昏明脩短七星迭正五緯盈縮冠珥薄蝕四
七凌犯彗孛所出氣矢之異景老之祥辰極不動鎮
星獨東羲和外景而熱望舒內鑿而寒天漢仰見為
潤下之性濤潮往來有大小之變五音六屬占喜怒
之情雲動氣起含吉凶之候欃槍尤矢旬始絳繹按
繹當作鋒澤謂四鎮五殘天狗歸邪或以示成或以
天鋒及格澤也正敗明易之生不能論此也以次問春秋四部詩書

三禮之家皆復無以對矣皆曰悉正經所不載唯在

巫咸甘公石申海中郊萌七曜記之悉矣余將問之

曰此六家之書是為經典之教乎彼將曰非也余又

將問曰甘石之徒是為聖人乎彼亦曰非也然則人

生而戴天誦老履地而求之於五經之上則無之索

之於周孔之書則不得今寧可盡以為虛妄乎天地

至大舉目所見猶不能了況於元之又元妙之極妙

者乎復問俗人曰夫乘雲覆產之國肝心不朽之民

巢居穴處獨目三首馬一本作鳥爪狗蹄脩臂交股黃

池無男穿胸旁口廩君起石而沈土船按沈當沙壹

藏本作觸木藏本作而生羣龍女媧地出壯當作宇

天墮臂原注璧一作璧飛犬言山徙社移三軍之衆一朝盡

化君子為鶴小人成沙女仞原注一作丑倚枯貳貳舊誤作二今

校柱今校正正負抱柱柱今校正寄居之蟲委甲步肉二首之蛇

弦之為弓不灰之木不熱之火昌蜀之禽無目之獸

無身之頭無首之體精衛填海元讓遞生按元當火

浣之布切玉之刀炎昧吐烈磨泥漉水枯灌化形山

夔前跟石脩九首畢方人面少千之効伯率聖卿之

役肅霜西羌以唐景興鮮甲以乘藏本作乘譌鼈強林邑

以神錄王庸蜀以流尸帝鹽神嬰來按來當而蟲飛

縱目世變於荆岫五丁引蛇以傾峻肉甚刻本作內其振

翅於三海金簡玉字發於禹井之側正機平衡割乎

文按文當作合事見後辨問篇石之中凡此奇事蓋以千計五經

所不載周孔所不說可皆復云無是物乎至於南人

能入柱以出耳禦寇停肘水而控弦伯昏躡億仞而

企踵吕梁能行歌以憑淵宋公克象葉以亂真公輸

飛木鷄之翩翩離朱觀毫芒於百步賁獲効膂力於

萬鈞越人揣鍼以蘇死豎亥超迹於累千郢人奮斧

於鼻聖仲都祖身於寒天此皆周孔所不能為也復

可以為無有乎若聖人誠有所不能則無怪於不得

仙不得仙亦無妨於為聖人為聖人偶所不閒何是

以為攻難之主哉聖人或可同去留任自然有身而

不私有生而不營存亡任天長短委命故不學仙亦

何怪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八



抱朴子內篇卷之九

道意

守二

抱朴子曰道者涵乾括坤其本無名論其無則影響猶為有焉論其有則萬物尚為無焉隸首不能計其多少離朱不能察其髣髴吳札晉野竭聰不能尋其音聲乎窈冥之內獨狶狶猪四字據刻本如此疑傳寫誤也藏本狶猪作涉疾走不能迹其兆朕乎宇宙之外以言乎邇則周流秋毫而有餘焉以言乎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為聲之聲為響之響為形之形為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靜負者得之而動降者得之而俯昇者得之以仰強名為道已失其真況復乃千割百判億分萬析使

其姓號至於無垠去道遼遼不亦遠哉俗人不能識其太初之本而修其流淫之末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養其心以無欲頤其神以粹素掃滌誘慕收之以正除難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滅愛惡之端則不請福而福來不禳禍而禍去矣何者命在其中不繫於外道存乎此無俟於彼也患乎凡夫不能守真無杜遏之檢括愛嗜好之搖奪藏本馳騁流遁有迷無反情感物而外起智接事而旁溢誘於可欲而天理滅矣惑乎見聞而純一遷矣心受制於奢玩情濁亂於波蕩於是有傾越之災有不振之禍而徒烹宰肥腍沃醑醪醴擗金伐革謳歌踴躍拜伏稽

顙守請虛坐求乞福顧冀其必得至死不悟不亦哀哉若乃精靈困於煩擾榮衛消於役用煎熬形氣刻削天和勞逸過度而碎首以藏本無此字請命變起膏肓而祭禱以求痊當風臥濕而謝罪於靈祇飲食失節而委禍於鬼魅叢爾之體自貽茲患天地神明曷能濟焉其烹牲馨羣何所補焉夫福非足恭所請也禍非禋祀所禳也若命可以重禱延疾可以豐祀除則富姓可以必長生而貴人可以無疾病也夫神不歆非族鬼不享淫祀阜隸之巷不能紆金根藏本作之軒布衣之門不能動六轡之駕同為人類而尊卑兩絕況於天神緬邈清高其倫異矣貴亦極矣蓋非臭

鼠之酒肴庸民之曲躬所能感降亦已矣夫不忠不孝罪之大惡積千金之賂太牢之饌求令名於明主釋憊責於邦家以人釋人猶不可得况年壽難獲於令名篤疾難除於愆責鬼神異倫正直是與冀其幽祐未有之也夫慚德之主忍詆之臣猶能賞善不須貨財罰惡不任私情必將修繩履墨不偏不黨豈况鬼神過此之遠不可以巧言動不可以飾賂求斷可識矣楚之靈王躬自為巫靡愛斯牲而不能却吳師之討也漢之廣陵敬奉李頌按頌當作頌事見漢書武五子傳傾竭府庫而不能救叛逆之誅也孝武武舊誤作文今校正尤信鬼神咸秩無文而不能免五柞之殂孫主貴待華嚮封

以王

藏本作往非

爵而不能延命盡之期非犧牲之不博

碩非玉帛之不

按此下疑有脫文

豐醲信之非不款敬之非

不重有丘山之損無毫釐之益豈非失之於近而營

之於遠乎第五公誅除妖道而既壽且貴宋廬江罷

絕山祭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身吉民安

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慶來假前事不妄

按妄當作忘

將

來之鑒也明德惟馨無憂者壽齋寶不夭多慘用老

自然之理外物何為若養之失和伐之不解百病緣

隙而結榮衛竭而不懼太牢三牲曷能濟焉俗所謂

按當有脫字

率皆妖偽轉相誑惑久而彌甚既不能修療

病之術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務藥石之救惟專祝祭

之謬祈禱无已問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說禍祟疾病
危急唯所不聞聞輒修爲損費不訾富室竭其財儲
貧人假舉倍息田宅割裂以訖盡篋櫃倒裝而無餘
或偶有自差便謂受神之賜如其死亡便謂鬼不見
赦幸而誤活財產窮罄遂復飢寒凍餓而死或起爲
劫剽或穿窬斯濫一本作或縱而爲穿窬非喪身於鋒鏑之端自
陷於醜惡之刑皆此之由也或什物盡於祭祀之費
耗穀帛淪於貪濁之師巫既沒之日無復凶器之直
衣衾之周使尸朽蟲流良可悼也愚民之蔽乃至於
此哉淫祀妖邪禮律所禁然而凡夫終不可悟唯宜
王者更峻其法制犯無輕重致之大辟購募巫祝不

宥止者刑之無赦肆之市路不過少時必當絕息所
以令百姓杜凍飢之源塞盜賊之萌非小惠也曩者
有張角柳根王歌李申之徒或稱千歲假託小術坐
在立亡變形易貌誑眩黎庶糾合羣愚進不以延年
益壽爲務退不以消災治病爲業遂以招集姦黨稱
合逆亂不純自伏其辜或至殘滅良人或欺誘百姓
以規財利錢帛山積富踰王公縱肆奢淫侈服玉食
妓妾盈室管絃成列刺客死士爲其致用威傾邦君
勢凌有司亡命逋逃因爲窟藪皆由官不糾治以臻
斯患原其所由可爲歎息吾徒匹夫雖見此理不在
其位未如之何臨民官長疑其有神慮恐禁之或致

禍崇假令頗有其懷而見之不了又非在職之要務
殿最之急事而復是其愚妻頑子之所篤信左右小
人並云不可阻之者本無至心而諫怖者異口同
聲於是疑惑竟於莫敢令人扼扼舊誤作振今校正腕發憤者
也余親見所識者數人了不奉神明一生不祈祭身
享遐年名位巍巍子孫蕃昌且富且貴也唯余亦無
事於斯唯四時祀先人而已曾所遊歷水陸萬里道
側房廟固以百許而往返徑遊一無所過而車馬無
頗覆之變涉水無風波之異屢值疫癘當得藥物之
力頻冒矢石幸無傷刺之患益知鬼神之無能為也
又諸妖道百餘種皆煞生血食獨有李家道無為為

小差然雖不屠宰每供福食無有限劑市買所具務
於豐泰精鮮之物不得不買或數十人廚費亦多矣
復未純為清省也亦皆宜在禁絕之列或問李氏之
道起於何時余答曰吳大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
不食傳世見之號為八百歲公人往往問事阿無所
言但占問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顏色慘戚
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若微歎者即有深
憂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後旦忽去不知所在後
疑作復有一人姓李名寬到吳而蜀語能祝水治病頗
愈於是遠近翕然謂寬為李阿因共呼之為李八百
而實非也自公卿以下莫不雲集其門後轉驕貴不

復得常見賓客但拜其外門而退其怪異如此於是
避役之吏民依寬爲弟子者恒近千入而升堂入室
高業先進者不過得祝水及二部符導引日月行炁
而已了無治身之要服食神藥延年駐命不死之法
也吞氣斷穀可得百日以還亦不堪久此是其術至
淺可知也余親識多有及見寬者皆云寬衰老羸悴
起止咳噫目瞑耳聾齒墮髮白漸又昏耗或忘其子
孫與凡人無異也然民復謂寬故作無異以欺人豈
其然乎吳曾有大疫死者過半寬所奉道室名之爲
廬寬亦得溫病託言入廬齋戒遂死於廬中而事實
者猶復謂之化形尸解之仙非爲真死也夫神仙之

法所以與俗人不同者正以不老不死爲貴耳今寬

老則老矣死則死矣此其不得道居然可知矣又何

疑乎若謂於仙法應尸解者何不且止人問一二百

歲住年不老藏本作死然後去乎天下非無仙道也寬但

非其人耳余所以委曲論之者寬弟子轉相授布

滿江表動有千許不覺寬法之薄不足遵承而守之

冀得度世故欲令人覺此而悟其滯迷耳天下有似

是而非者實爲無限將復略說故事以示後人之不

解者昔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罾以捕麀按此下有

通怪神篇鮑君神李君神石賢士神與以下三條事同而文異難用相補今姑闕之以仍其舊而去

猶念取之不事其上有鮑魚者乃以一頭置罾中而

去本主來於胷中得鮑魚怪之以爲神不敢持歸於是村里聞之因共爲起屋立廟號爲鮑君後轉多奉之者丹楹藻梲鐘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致祀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後行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爲之說其鮑魚主乃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又南頓人張助者耕白田有一李栽應在耕次助惜之欲持歸乃掘取之未得即去以濕土封其根以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職不在後其里中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有病目痛者蔭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謝以一狍其目偶愈便殺狍祭之傳者過差便言此樹

能令盲者得見遠近翕然同來請福常車馬填溢酒肉滂沱如此數年張助罷職來還見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栽耳何有神乎乃斫去便止也又汝南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大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餅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之餅暫著石人頭上忽然便去而忘取之行路人見石人頭上有餅怪而問之或人云此石上當作土有神能治病愈者以餅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但雞肋疑作臍後用牛羊爲立帷帳管絃不絕如此數年忽日前忘餅母問之乃爲人說始

無復往者又洛西有古女

水墓中多石灰

石灰汁主治瘡夏月行人有瘡瘡者煩熱見此墓中
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
自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疾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
立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常祭廟中酒肉不絕
而來買者轉多此水盡於是賣水者常夜竊他水以
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便藏本或持器遺
遺當作信買之於是賣水者大富人或言無神官申禁
止遂填塞之乃絕又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
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
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爲之虛聲云能

令盲者登視覽者即行於是四方雲集趨之如市而

錢帛固已山積

二字舊誤
刪今校正

矣又敕諸求治病者雖不

便愈當告人言愈也如此則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則

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信於是後人問前來

者前來輒告之云已愈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日之間

乃致巨富焉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聞延年長生之

法皆爲

當作
謂

虛誕而喜信妖邪鬼怪令人鼓舞祈祀

所謂神者皆馬氏誑人之類也聊記其數事以爲未

覺者之戒焉或問曰世有了無知道術方伎而平安

壽考者何也抱朴子曰諸如此者或有陰德善行以

致福祐或受命本長故令難老遲死或亦幸而偶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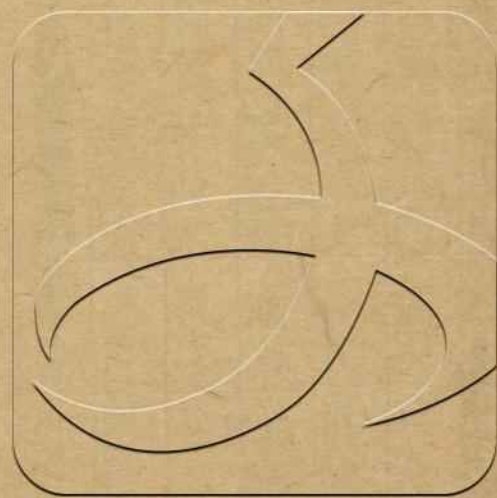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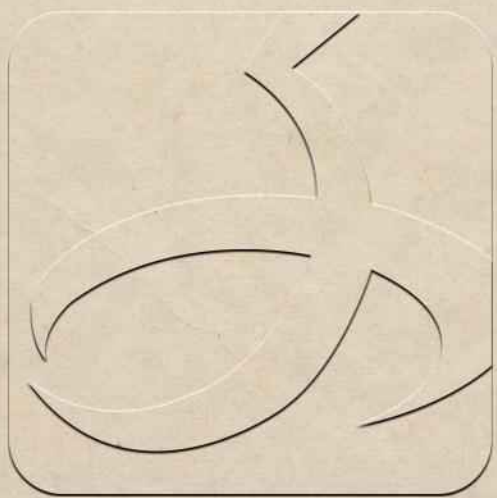
不逢災傷譬猶田獵所經而有遺禽脫獸大火既過時餘不燼草木也要於防身却害當修守形之防禁佩天文之符劔耳祭禱之事無益也當恃我之不可侵也無恃鬼神之不侵我也然思元執一含景環身可以辟邪惡度不祥而不能延壽命消體疾也任自然無方術者未必不有終其天年者也然不可以值暴鬼之橫枉大疫之流行則無以却之矣夫儲甲冑蓄蓑笠者蓋以爲兵爲雨也若幸無攻戰時不沈陰則有與無正同耳若矢石霧合飛鋒烟交則知裸體者之困矣洪雨河傾素雪彌天則覺露立者之劇矣不可以薺麥之細碎疑陰陽之太氣以誤晚學之散

人謂方術之無益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九



71014414



以
指
札
內
升

九

